



唐诗学书系之三

唐诗总集纂要

陈伯海 李定广 编著

下

书系主编 陈伯海

副主编 朱易安 查清华



唐诗学书系之三

唐诗总集纂要

下

陈伯海 李定广 编著

书系主编

陈伯海

副主编

朱易安
查清华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清代(63 题)

唐诗总集纂要

唐风定

【内容提要】

二十二卷。清邢昉编。邢昉(1590—1653),字孟贞,一字石湖,高淳(今属江苏)人。明诸生,曾加入复社,有诗名。明亡后不仕。著《石臼集》前集九卷、后集七卷行世。

《唐风定》编成于清顺治九年壬辰(1652)邢氏去世前一年,有方拱乾序和邢氏自序。邢氏自序述及学诗经历,以“诸家选本参差纰漏,不愜于衷”,遂有此编。尤着眼于区分诗之正变,题曰“风定”,即在于防止“正变之间有弗定焉”。共选录诗人一百五十二位,诗作一千三百五十二首,分体编排,计五古六卷、七古五卷、五律四卷、七律二卷、五排一卷、五绝二卷、七绝二卷。各体内再分“正风定”和“变风定”两部分,如五古以李、杜、王、孟、韦、柳诸人为“正”,韩愈、孟郊诸人为“变”;七古以李、杜、高、岑等为“正”,王建、张籍为“变”。按以正变论诗本属明人习见,但在选本中严加区划者尚不多见。更其值得注意的,是编者并不一味伸正诎变,如上举韩、孟、王、张以及五律中的贾岛、七律中的刘长卿、七绝中的刘禹锡等,虽均列入“变风”范围,选诗却有相当数量,诚如序中自述其

酷嗜盛唐名家，而又“遍及钱、刘之清婉，韩、孟之隗刻，寔能穷探旨趣，究极原委”，显示出比较开阔的眼界。选诗略仿《唐音》与《唐诗品汇》，总体上以复古为宗，以盛唐为主，多取温柔敦厚、中正和平之音，同时注重真“性情”，对中晚唐诗也采录不少。但对元稹、白居易诗仅各录一首，姚合、皮、陆等一首不录。诗间还附有邢氏评语，多眉批，亦有尾批，颇精粹，论者以为“得其纲要，而品鹭特为矜严”（傅增湘序）。

此书编者生前未加刊行，后又失落，故人所鲜知。近人傅增湘于1923年从书商处购得稿本，与邢氏后裔整理付梓，增入傅增湘、邢端二序，有1934年贵阳邢氏思适斋影刻本。

【序跋凡例】

唐风定序

[清] 邢 昉

李空同自序其诗，谓真诗乃在民间，途骂巷讴、劳呻而康吟者是；文人学子之诗，辞多而比兴寡，非真也。斯言也，是诗之旨，而非论诗之旨也。夫《河梁》之什，本自荐绅；《梁父》之诗，岂繇学子？安在出于情寡而匿于比兴乎？且自曹刘以迄于唐，极妍尽变，老死不迁其业。当时民间之音，《清商》、《子夜》而外，骂者、讴者、呻者、吟者，奚弗聆一焉？斯言也，谓诗之旨则可，而非论诗之旨也。

予自弱冠，酷嗜两汉曹子建诗，谬谓唐世近体直可尽废。久之，览观晋、宋所拟《十九首》、邺下之作，并北地信阳、济南诸子所拟古诗，而咤曰：“斯皆肤廓已尔，神理弗寓也。”于是稍去汉魏，而事盛唐名家，久之，益酷嗜，遍及钱、刘之清婉，韩、孟之隗刻，寔能穷探旨趣，究极原委逾二十年。厥后客游永嘉，吴江史弱翁亦来

游，与予论诗绝契。弱翁故习杜，至是乃大悔，以予说为然。迄今又十馀年，弱翁已没，而予亦益老矣。平生所出入驰骤于唐人，工拙高下，炯炯有不甚瞀者，回思中岁耽嗜以至于老其间，用志则可谓不分也。诸家选本参差纰漏，不愜于衷。爰取诸选，旁及本集，汰择删定，分别正变，釐为二十二卷，命曰《唐风定》。呜呼！诗亡久矣。论者谓雅亡风不亡也。苟使盛衰之际、正变之间有弗定焉，其愈于亡也几何也哉？壬辰岁秋八月下澣日，石湖邢昉题。

民国二十三年贵阳邢氏思适斋影刻本《唐风定》卷首

唐风定序

[清] 方拱乾

石湖生平诗话，成就一“雅”字，故所选不越所作。雅者，诗之画也。吾侪上下千百年出入诸名硕家，不折一画则不能别雅之一字，不足以书诗而极诗之神妙，不能越于雅而别有所命以不朽。噫！亦微矣。雅不雅之辨争，于几希长江大河与宽髀驾肉别，金戈铁马与情号醉骂别，珠宫玉库与牛鬼蛇神别，粗头乱发与湿身垢面别，太羹玄酒与沽醢腐蔬别，不画以雅而啄啄争鸣，学者将何所向而问古人之精神？甚矣！雅之画而别也。是集也，谓石湖之选诗可，谓石湖自写其照亦可。癸巳三月廿五日云麓老人方拱乾识。

民国二十三年贵阳邢氏思适斋影刻本《唐风定》卷首

唐风定序

[近代] 邢端

高淳邢孟贞先生，复社巨子，其诗久为王渔洋所推重。往读先生《年谱》，知有《唐风定》选本，而范印心刻《石臼集》时，已称所著《唐风定》不克见。迄今又三百年，意斯选将终不可踪迹矣。

余家在明季，自无为迁黔，与先生同隶江南，及余来京师，其裔

孙邮示先生遗象所谓《唐风定》者，其家藏亦无之。岁癸亥，傅沅叔前辈游吴门，书贾忽以是选稿本求售，惊喜函告，为余收得之。其朱书评语审为先生手迹，尤可宝也。先生诗清淳古淡，而是选标举雅正，芟汰纤丽，良足为来学开示绳墨，盖其遁迹湖滨，抗心千载之意，于是选犹仿佛可遇。今兹政教废失，使并世犹知吟咏性情，怀念旧俗，则是刻为不容已，非独重鄙宗文物已也。书始刻于上海，为工所误，久未就，今岁乃于旧京续刻成之，爰记得书及付雕始末如此。癸酉岁除贵阳邢端序。

民国二十三年贵阳邢氏思适斋影刻本《唐风定》卷首

唐 风 定 序

[近代] 傅增湘

贵阳邢太史冕之，清才妙悟，雅嗜吟咏，秀绮无伦。昔年于厂市靓邢孟贞《唐风》稿本，披玩不忍去手。余因为作缘以归之。冕之既宝此宗人之遗著，惧其久而无传，爰付梓人雕镌以行世。越岁刻成，属余为序以引其端。自维赋性疏拙，夙不工诗。顾生平从事丹铅，于唐人诗集点勘者殆百馀家。虽获窥藩篱，而于风雅之旨仍瞢如也。然窃观孟贞自序，及方氏拱乾识语，于其选定之旨，微有会于心焉。

尝谓近代甄录唐诗者，莫善于元杨仲弘之《唐音》，然其分“始音”、“正音”、“遗响”各类，苏伯修已议其非。次则高廷礼之《唐诗品汇》盛行于时，明代馆阁诸贤奉为宗主，其体例略祖仲弘而分“正始”、“正宗”、“大家”、“名家”、“羽翼”、“接武”、“正变”、“馀响”、“旁流”九格，然初、盛、中、晚，举诸人而强为限断，二冯力攻其谬。兼以何李摹拟盛唐，号为复古。后来门户攻击，遂集矢高书，谓胚胎实兆于此。钟谭《诗归》最为晚出，自矜新颖，力造幽玄而纤仄诡薄，雅意益复沦亡，且其学识谫陋，复以私意割裂窜改，顾亭林至以

“妄诞”斥之。此三书皆数百年来世人所通观而习诵者，而其遗议乃如此，然则选定岂容易哉？

今孟贞此篇取古、律分卷，而统以正、变次之，固以挈其纲要，而品鹭特为矜严。主旨略师仲弘，而恢其规绪；蒐采有类廷礼，而芟其繁芜。孟贞固自谓爱取诸选，旁及本集，汰择删定者也。昔王渔洋见孟贞五言诗，以为韦柳门庭中人。施愚山谓其所长与钱左司、刘随州伯仲，宋西陂亦谓具体少陵而出入韦孟钱刘，以发其菁华。钱牧斋、杜于皇至以“今之随州、长江”推之。呜呼！观诸公论定孟贞之诗，则孟贞论定古人之诗，其旨趣固可见矣。甲戌二月傅增湘书于藏园之石斋。

民国二十三年贵阳邢氏思适斋影刻本《唐风定》卷首

唐诗英华

【内容提要】

二十二卷。清顾有孝辑。顾有孝(1619—1689),字茂伦,吴江(今属江苏)人。明诸生,曾与陈子龙等交游,入清不仕。博闻通识,著《骊珠集》、《闲情集》,编《乐府英华》十卷、《五朝名家诗选》等。《苏州府志》有传。

《唐诗英华》编于顺治十三年(1656),书成请钱谦益作序。是编专选录唐人七言律诗,共数百家约三千首。按时代编次,计初唐、盛唐各两卷,中唐六卷,晚唐十卷,释子、妇女一卷,五代一卷。自撰“凡例”中说明专选七律的用意,在于“七言今体倡自唐人,近代台阁、山林、酬唱、赠投之什咸以此体为擅场”,选编以“从时好”;名曰“英华”,则出自“经史,根干也;诗文,枝叶也。未有根干不植,而枝叶英华”的考虑,故集中于“讽咏时事,关系国家得失”的作品多加收录。此书编选上的又一特点,是比较注重中晚唐人诗作。初唐每人仅选一二首;盛唐以杜甫为宗,选诗一百零三首,李白六首,王维十七首;中唐李绅四十五首,刘禹锡四十首,刘长卿、白居易、王建、杨巨源各三十首上下;晚唐入选最多的是李商隐,多达一

百零四首，其次是许浑八十九首，再其次韦庄、刘沧、曹唐、温庭筠、罗隐、韩偓等，三十至六十首不等。固由于中晚唐人七律数量本来就多，实亦反映编者自身不囿于明代“诗必盛唐”的成见，所以钱谦益序称此书“不立阡陌，不树篱棘”，“用以箴严氏膏肓之癖，洗高氏耳食之陋”。所列诗人均附小传，亦时引前人评语，并有校正和笺注。

专选唐人七律始于金元好问《唐诗鼓吹》，元代未见继作，明初则有朱梅的《增广唐诗鼓吹续编》，中后期则有吴西立的《唐诗品汇七言律诗》，方介的《博选唐七言律诗》，田艺蘅的《唐七言律选》、熊维宽的《初唐七律诗选》、刘生和的《唐诗七言律选》、张玉成的《七言律准》、佚名的《初盛七律》、阮旻锡的《唐七言律式》等，其中只有张玉成的《七言律准》五十卷规模较大。顾氏此书是继张玉成《七言律准》之后又一部大规模专选唐人七律的选本，开启了清代较大规模专选唐人七律的热潮。至清康熙二十六年（1687）顾氏又选唐宋金元明五朝七律诗为《五朝七律英华》一书，进一步弘扬唐以后七律，以示唐七律的影响。

此书今存有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顾氏宁远堂刻本（目录中有补遗二卷，但未见刊刻）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地有藏。1973年台北商务印书馆曾据岫庐现藏罕传善本影印。

【序跋凡例】

唐诗英华序

[清] 钱谦益

吴江顾子茂伦总萃唐人之诗，扬摧论次，择其真赏者，命之曰

《唐诗英华》，先出七言今体，镂版行世，属余序之。

世之论唐诗者，必曰初、盛、中、晚，老师竖儒，递相传述。揆厥所由，盖创于宋季之严仪，而成于国初之高棖，承讹踵谬，三百年于此矣。夫所谓初、盛、中、晚者，论其世也？论其人也？以人论世，张燕公、曲江，世所称初唐宗匠也。燕公自岳州以后，诗章凄惋，似得江山之助，则燕公亦初亦盛。曲江自荆州已后，同调讽咏，尤多暮年之作，则曲江亦初亦盛。以燕公系初唐也，溯岳阳唱和之作，则孟浩然应亦盛亦初。以王右丞系盛唐也，酬春夜竹亭之赠，同左掖梨花之咏，则钱起、皇甫冉应亦中亦盛。一人之身，更历二时，将诗以人次耶？抑人以时降耶？世之荐樽盛唐，开元、天宝而已。自时厥后，皆自郅无讥者也。诚如是，则苏、李、枚乘之后，不应复有建安，有黄初。正始之后，不应复有太康，有元嘉。开元、天宝已往，斯世无烟云风月，而斯人无性情，同归于墨穴木偶而后可也。严氏以禅喻诗，无知妄论，谓汉、魏、盛唐为第一义，大历为小乘禅，晚唐为声闻辟支果，不知声闻辟支即小乘也。谓学汉、魏、盛唐为临济宗，大历以下为曹洞宗，不知临济、曹洞，初无胜劣也。其似是而非，误入箴芒者，莫甚于妙悟之一言。彼所取于盛唐者何也？不落议论，不涉道理，不事发露指陈，所谓玲珑透彻之悟也。三百篇，诗之祖也。“知我者，谓我心忧。不知我者，谓我何求？”“我不敢效，我友自逸。”非议论乎？“昊天曰明，及尔出王。无然歆羨，无然畔援，诞先登于岸。”非道理乎？“胡不遄死，投畀有北。”非发露乎？“赫赫宗周，褒姒灭之。”非指陈乎？今初其一知半见，指为妙悟，如炤萤光，如观隙日，以为诗之妙解尽在是，学者沿途觅迹，摇手侧目，吹求形影，摘抉字句，曰“此第一、第二义也”，曰“此大乘、小乘也”，曰“是将彝而为中为晚”，盛唐之牛迹兔径，侔乎其唯恐折而入也。目翳者别见空华，热病者旁指鬼物。严氏之论诗，亦其翳、热之病耳。而其症传染于后世，举目皆严氏之眚也，发言皆严氏之谵

也，而互相标表，期以药天下之诗病，岂不慎哉！

茂伦之撰是集也，胥初、盛、中、晚之诗，胪而陈之，不立阡陌，不树篱棘，异曲同工，分曹递奏。沈休文之言曰：“飙流所始，同祖风骚，徒以赏好异情，故体势相绝。”江文通之言曰：“蛾眉诂同貌，而俱动于魄；芳草宁共气，而皆悦于魂。”茂伦奉为律令，用以箴严氏膏肓之癖，洗高氏耳食之陋，庶几后三百年焕然复睹唐人之面目，斯茂伦之志也。诸有智者用是集为经方，诊医热之病，而空知其所自始，其必将霍然而起也。虞山蒙叟钱谦益撰。

清顺治十四年顾氏宁远堂刻本《唐诗英华》卷首

唐诗英华序

[清] 金俊明

天地间有自然之法、自然之声。声成文谓之音，法有条谓之格。格有形，音无形，有形者尚其严，无形者尚其协。惟诗兼之，而律为甚。

夫诗者，文之精；诗而律，律而七言，则其尤精者也。诗之必至于律，律之必至于七，势也，声与法所相为引伸者也。才高者不能不俯而就绳，弱者不得不勉而求企，情也，声与法所相为铨准者也。骨采风调，乃于兹而并著。

七律肇自唐初，工于沈、宋，浸淫渐盛，率务高华。虽体有正变，力有偏全，而切响铸辞，迭相祖述。唐之传人无虑三四百家，工且富者曾不数辈。既工且富，无逾昭代，流及今日，兹体遂欲单行。要其所从来不可蔑遗，犹禘者之必求其始，探河源者之必于崑仑积石也。

顾子茂伦爱事搜纂，专为一集。其人之梗概，与夫诗歌之事迹，杂见于传记者，亦采摭附之。斯煌煌乎俚句之盛观也！余读而有感焉。诗固尚才，而植才有本。苟徒徇绮靡，内无根核，即缀采

炜烨，失厥旨归。刘子有云：“言以实志，志以定言。吐纳英华，莫非情性。真宰弗存，翩其反矣。”夫草木之微，必依情实，况于诗乎？历观诸人，非寒傲凌物，即党邪黷货，才名弥炫，丑诟弥多，若李杜之流不数见也。斯人者，固当为国家万古生色，岂独光焰万丈哉？然则茂伦此编，尤足以备简镜、资劝诫，其有功诗林抑不小矣！强圉作噩暮春修禊日，耿庵金俊明书于春学闲房。

清顺治十四年顾氏宁远堂刻本《唐诗英华》卷首

唐诗英华序

[清] 陆 圻

闻之刘濂之论乐也，曰：“律虽盛于唐，而古实亡于唐。隋陈以前，对有错综，声有高下，颂之齿牙似不利，而被之弦管则尽变，所以可贵也。自唐律之兴，古音顿废，譬之拈词者单作《瑞鹧鸪》而不及他调，度曲者但歌《懒画眉》而尽芟别宫。岂唐无古诗而唐之精神不存焉？”故历下亦云：“唐有其古诗而无古诗也。”然予以唐之近体擅场者五、七二种，而六朝以来凡比偶工、声韵谐者，俱为五言滥觞，独七言近体则初唐实肇始焉。景龙以后，代多作者，一变而为开、天，再变而为大历，三变而为长庆，四变而为西崑，而音节之升降、世运之污隆，盖若累黍不失焉。古之考安公而知亡、听李华而知兴者，岂其微也？

余友顾子茂伦，诗文含吐《风》、《骚》，总揽百氏，宜不名一家矣。而独有取于唐之七言律，律固顾子之所自执也。朴而愿者宜歌古，通而婉者宜歌今，有直质而无流心、发乎情而止乎礼义者，宜歌今之律。顾子体中退然不胜衣，忠孝之旨根于性，而嗟叹之不足而长言之，而秩然不可乱者，身中律者也。请终歌唐七言律而使顾子自执焉。渐河同学弟陆圻景宣氏撰。

清顺治十四年顾氏宁远堂刻本《唐诗英华》卷首

唐诗英华凡例

[清] 顾有孝

七言今体倡自唐人，近代台阁、山林、酬唱、赠投之什，咸以此体为擅场。因阅唐贤诸集，抄录成编，从时好也。家凡数百，诗约三千，庶几有唐一代律体之盛，得睹其大全尔。

诗章之兴，多缘羁旅行役、感愤讽刺、无聊不得志之作，不考其出处遇合、遗言逸行，则诗人言外之旨不见。兹特采辑新旧《唐书》及《唐诗纪事》等编备列于前，不但有唐一代名臣文士爵里行实灿然在目，庶几古人读书论世之旨云。

毛、卜序《诗》，俾学者知成周一代事迹，唐人多有讽咏时事、关系国家得失、寄托五十六字中者，兹集所亟收也。如《龙池乐章》等篇，虽词有工拙，以一代典故，概行采录，因诗证史，览者当知其故矣。

诗话之作，伤于繁凿，然前人论列，时有一二微语足以鼓吹风雅，或考证详确，有会作者情事。故自宋元而下，如《丹铅》、《谭艺》、《卮言》诸书，以及时人论次，间入集中，所以广文人之学识，且以备名贤说诗之旨焉。

风气有初、盛、中、晚之分，人品有贞、淫、诚、伪之别，诗格有雄高、轻逸、绚丽、清癯之殊，各自成家，采辑具备，庶使千载下诗人兴会，或因流以溯源，或因本以及末，性情既有所归，风格端知所自尔。

读书以明体达用为大。经史，根干也；诗文，枝叶也。未有根干不植而枝叶英华者。有孝童年学诗，汉魏六朝以及三唐，颇亦流览，比年偶汇七律成帙，友人乐其备美，合谋之梓。昔人云：“采其春华，忘彼秋实。”孝凛凛是惧，敢以是敬质同志焉。吴江顾有孝茂伦氏识于宁远堂。

清顺治十四年顾氏宁远堂刻本《唐诗英华》卷首

【相关评论】

清李重华《贞一斋诗说》：吾乡顾茂伦先生有《英华》选本，名噪当时。

清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卷三：周伯弼辑《三体诗》，局小识短不足言。方虚谷作序，既不满之矣，而所辑《瀛奎律髓》，割裂门类，其可笑更甚于伯弼也。近高江村续辑《三体诗》，效尤无谓。此如元遗山《鼓吹》多收晚唐，以为人格，亦非善本，而瞿宗吉又欲续之；瞿书不成，而明末人又有《鼓吹新编》之选。顾茂伦选《唐诗英华》，亦专收七律，好著述而少识力，又何为乎？

唐风怀

【内容提要】

十卷。清张揅编。张揅(1619—1694),字僧持,自幼奉佛,号南村先生。张潮《虞初新志》卷十六有《张南邨先生传》,有云:“张南邨,名揅,字僧持……其性情安雅,群居未尝与人争,至论诗辄相持不下,宋诗行,虽贵卿巨子前亦厉词折之。其论诗不逞才、不使事、不染叫号、不涉怨诽。其宗旨也,自以襄阳、摩诘为师,于古歌行换韵大篇暨古体千数百言铺陈开阖、局力宏富者,乃不谓善。自少至老,主此论不变,虽所见未尽然,亦可谓笃于自守者矣。南邨称诗五十年,远近之人亦以诗归之。”

此书又名《唐风采》,录唐人诗分体编排,计五七言古、五七言律、五言排律各二卷,七言排律一卷,五七言绝二卷,六言一卷,各体中则以初、盛、中、晚为次第。书前有朱彝尊序,引编者张氏言“谓有唐一代诗可分隶一年四季:初唐若沈、宋、苏、张,含英咀华,似春之惠风;盛唐若李、杜、高、岑,顿挫悲壮,似夏之炎风;中唐若刘、韦、钱、秦,冲和雅贍,似秋之颼风;晚唐若贺、李、杜、贾,郊瘦岛饥,似冬之寒风……故总而颜之曰《唐风采》”,颇有新意,开稍后黄

周星《唐诗快》自序所提出的“唐诗四季说”之先声。然二者侧重点有所不同，张氏重在以四季论四唐风格之差异，黄氏重在以四季论四唐不可优劣。另书前有张氏自撰《与人论历下、竟陵得失书》，对于明七子与竟陵派的论诗主张各加辨析批评，而仍折衷于“取法大历以上”，所选亦以盛唐名家为多。还有“唐风采诗话”一栏，专录前贤评语。所选诗无笺注，但有圈点，诗后附各家评语，参以己评。

此书有清顺治十七年（1660）雨花草堂刻本，又有嘉庆元年（1796）重刻本，题名《唐风采》，内题“秀水朱彝尊先生评阅，南邨张揔僧持选定”，书前多出朱彝尊序一篇。另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）曹日瑛有增订本，改名《唐风华》，藏清华大学图书馆。

【序跋凡例】

唐 风 怀 序

[清] 范 骧

余友张南邨以诗名白下，几二十年，所户外操字书问声病者屡常满，南邨疲于接对，则辑诸家之选成一家以应之，大抵高廷礼之《品汇》、李济南之《诗选》，其风类也，旁及《英华》、《类函》暨竟陵《诗归》之属，靡不辑拾选练，贯穿今古，覼缕格律，淘三唐之总萃，六义之指归矣。

至凡诗人之论，标举例略，诋諆疵累，无不载之篇端，撷发意指，洗刷眉目，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致意焉。风容色泽、流连光景之词，皆有托也。然南邨与余及徐子孺湖上唱酬，一以汉魏为根抵，而《唐风》所辑，声律圆稳为宗，诸体具存，应制尤备，此则南邨津梁后学之意，又非祖述济南“唐无古诗之论”也。